

新編諸子集成續編

中華書局

粥
鬲

子

校

理

1344500



新編諸子集成續編

校理

中華書局

鍾肇鵬 撰



淮阴师院图书馆 1344500

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鬻子校理/鍾肇鵬撰。-北京:中華書局,2010.8
(新編諸子集成續編)
ISBN 978-7-101-07337-9

I. 鬻… II. 鍾… III. ①道家②鬻子-注釋③鬻子
-譯文 IV. B223.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0)第 047869 號

責任編輯:張繼海

新編諸子集成續編

鬻子校理

鍾肇鵬 撰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4%印張·2 插頁·80 千字

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-4000 冊 定價:15.00 元

ISBN 978-7-101-07337-9

新編諸子集成續編出版緣起

新編諸子集成叢書，自一九八二年正式啟動以來，在學術界特別是新老作者的大力支持下，已形成規模，成為學術研究必備的基礎圖書。叢書原擬分兩輯出版，第一輯擬目三十多種，後經過調整，確定為四十種，今年將全部出齊。第二輯原來只有一個比較籠統的規劃，受各種因素限制，在實施過程中不斷發生變化，有的項目已經列入第一輯出版，因此我們後來不再使用第一輯的提法，而是統名之為新編諸子集成。

隨着新編諸子集成這個持續了二十多年的叢書劃上圓滿的句號，作為其延續的新編諸子集成續編，現在正式啟動。它的立意、定位與宗旨同新編諸子集成一脈相承，力圖吸收和反映近幾十年來國學研究與古籍整理領域的新成果，為學術界和普通讀者提供更多的子書品種和哲學史、思想史資料。續編堅持穩步推進的原則，積少成多，不設擬目。希望本套書繼續得到海內外學者的支持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二〇〇九年五月

前言

鬻子校理是對鬻子書作較全面的整理。其中有：（一）鬻子校注、今譯。（二）鬻子佚文。（三）唐逢行珪鬻子注點校。（四）附錄：歷代著錄、事跡、序跋、版本、考辨。

一、鬻熊簡介

鬻子名熊，「鬻」亦作「粥」，二字古通。𪛗姓。「𪛗」同「彌」。其祖先在帝嚳時爲祝融火正陸終之後。陸終有六個兒子，最小的叫季連。鬻熊就是季連的苗裔。鬻熊之名，最早見於左傳僖公二十六年，說夔子「不祀祝融與鬻熊」。據史記楚世家說：

周文王之時，季連之苗裔曰鬻熊。鬻熊子事文王，蚤卒。其子曰熊麗，熊麗生熊狂，熊狂生熊繹。熊繹當周成王之時……封熊繹於楚蠻……居丹陽。

這裏的「鬻熊子」早卒，有的地方引無「子」字，就是「鬻熊」早卒。史記楚世家楚武王熊通曰：「吾先鬻熊，文王之師也，早終。成王舉我先公，乃以子男田，令居楚。」文字前後相應。可見「鬻熊子」即鬻熊，他是文王師，但早卒。據楚世家所述世系如下：

鬻熊——熊麗——熊狂——熊繹

案楚世家所記，熊繹應該是鬻熊的曾孫。但史記三代世表裏則說：「楚熊繹，繹父鬻熊事文王。」熊繹由曾孫一下成爲鬻熊的兒子。可見司馬遷對這個問題也沒有弄清楚。羅泌著路史也發現這一問題，他說：「鬻熊子早卒，謬也。乃其子事文王云。」（路史後紀卷八）羅泌這一看法也有問題，他否認鬻子早卒，大概認爲鬻子年九十乃見文王，怎麼能說「早卒」呢？鬻子九十見文王，文王師事之，由於年齡太大，可能不久就去世了。事文王的時間比較短，所以楚世家說他「早卒」、「早終」，是指事文王的時間很短，而不是說他年紀很輕。嚴可均認爲鬻子享高壽，年過百一二十歲。「早卒、早終，謂不及受封先卒耳，非不壽之謂也。」（全上古三代文卷九）亦可備一說。

漢書地理志下說：「周成王時，封文、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，爲楚子，居丹陽。」春秋上也書「楚子」。丹陽即今湖北秭歸縣東，接近四川，是爲西楚。熊繹是鬻熊的曾孫，而非鬻熊之子，在漢書上也得到證明，看來史記三代世表以熊繹爲鬻熊之子是誤記。

史記周本紀說，文王禮賢下士，伯夷、叔齊等俱往歸之。文王「日中不暇食」，接待許多賢者。鬻熊也是其中之一。據鬻熊子說：「文王見鬻熊年九十。文王曰：『老矣。』鬻熊曰：『若使臣捕虎逐麋，臣已老矣。坐策國事，臣年尚少。』」（意林卷一引）這說明不同的工作，要求的年齡段是不一樣的，因此退休不能搞一刀切。鬻熊子年九十見文王，因年事高，大概不久即去世，所以楚世家說他「早卒」。今殘存鬻熊子及鬻熊子佚文（見賈誼新書修政語引）有成王問鬻熊子及周公封康叔之事，顯然乃後世依託。鬻熊本無著作，但有一些傳說流行。戰國晚期，好事者編爲鬻熊子說，本小說家言。戰國時有託古之風，依託古人，造爲神農、黃帝、堯、舜、文、武之言，藉以自重，這是一時風尚。鬻熊子也不例外，詳下鬻熊子考。

二、鬻熊子書考

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著錄鬻熊子二十二篇。班固自注：「名熊，爲周師。自文王以下問焉。」劉向別錄云：「鬻熊子名熊，封於楚。」（史記周本紀裴駢集解引）劉勰文心雕龍諸

〔一〕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云：「封於楚者爲鬻熊子曾孫熊繹，與藝文志引文異，疑裴駢誤節其文。」案封於楚者指鬻熊子之後，非鬻熊子本人。前人行文簡略，不嚴密，故姚氏指爲「誤節」。

子篇說：「鬻熊知道，而文王諮詢，餘文遺事，錄爲鬻子，子目肇始，莫先於斯。」這裏值得注意的有幾點：第一，說明「鬻熊知道」。這個「道」，即道家「清靜自正」、「無爲而治」的人君「南面之道」。也包括「大化流行」、運動不息的形上學及辯證法思想。第二，說明鬻子不是鬻熊之作，是後人依據其「餘文遺事」編輯而成的。第三，說明諸子書以「子」稱，始於鬻子。但這裏有問題。既然鬻子並非鬻熊之作，乃後人掇拾「餘文遺事」編成的，當然就鬻熊的年代來說他是殷商晚期的人，時代很古，但編成鬻子書的時代則可能頗晚，也許在老子、墨子、孟子、管子之後，因此說「子目肇始」於鬻子是難於成立的。首先得弄清楚鬻子成書的時代。

鬻子著錄於漢書藝文志。賈誼新書修政語下引有鬻子與文王、武王、成王的問對七則。這同班固說的「自文王以下問焉」相合。既然爲賈誼所徵引，則鬻子書當出於先秦。黃震說：「此必戰國處士假託之辭。」（黃氏日鈔卷五五）這一判斷，大體是正確的。

列子的天瑞、黃帝、力命、楊朱四篇，各引鬻子文一則，皆屬道家言。列子即使是魏晉人所依託，但它引的鬻子必然是漢志著錄的道家鬻子的遺文。現在的問題是唐代逢行珪所注、流傳至今的鬻子成書時代。

（一）對鬻子評價最高的是宋濂。他說：「鬻子其文質，其義弘，實爲古書無疑。第年

代久邈，篇章舛錯，而經漢儒補綴之手，要不得爲完書。黃氏疑爲戰國處士所託，則非也。序稱熊見文王時年已九十。其書頗及三監、曲阜時事，蓋非熊自著。或者其徒名政者之所記歟？不然，何其稱「昔者文王有問」於鬻子」。（諸子辯）宋濂這番話問題不少。其一，他不了解先秦諸子大體均非自著，如墨子、孟子、荀子、莊子均如此。鬻熊生活在殷商時期，更不會自己著書。宋濂說是其徒名「政」者所記，也不對。鬻熊的弟子應當是西周初期人，西周時也沒有自己著書之事，或弟子記其師說的事。宋濂不了解「政曰」的政，是指政典而言，「政」並不是人名。周禮天官太宰：「掌建邦之六典，以佑王治邦國。」有治典、教典、禮典、政典、刑典、事典六種。「四曰政典，以平邦國，以正百官，以均萬民。」賈誼新書修政語下引鬻子曰：「請以上世之政詔于君王。」新書大政下：「聞之於政。」這些「政」，均指上世的政典文獻而言，並不是人名。宋濂對此不理解。戰國諸子託古成爲風尚，因之所謂「政曰」，也非古政典中有此文，而是依託之辭。倒是他提出鬻子中言及「三監」、「曲阜」都稱「昔者」，說明其著作年代頗晚，並說其中可能有「漢儒補綴」，則值得注意。黃震認爲「戰國處士假託之辭」，大體近是。因爲賈誼、列子均引其書，說成漢人掇輯或漢人之作是頗難解釋的。

（二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二七子部雜家類鬻子提要說是「或唐以來好事之流，依

仿賈誼所引，撰爲贗本」。這一判斷，看來是難於成立的。第一，要是唐代好事者依仿賈誼新書所引鬻子，造爲贗書，則應將新書所引內容包羅其中，才足以證明其真實性。而今本鬻子中則新書修政語下所引七條，無一相合。提要說這是作僞者「有意回避」。既有意作僞，爲何要「回避」呢？這一「回避」，豈不更暴露出是「僞」而非「真」嗎？第二，今本鬻子文字與唐初編的羣書治要及馬總意林所引鬻子大部分相合。要是唐人作僞，爲何把唐代編的書鈔進去，不加「回避」，反而要「有心回避」？漢初賈誼的書呢？特別是意林引鬻子凡四條，前三條均見今本鬻子，只有第四條不見。爲什麼作僞者有的照鈔，有的「回避」，或大部分鈔錄，少部分要「回避」呢？很難用「有心作僞」來解釋。意林摘取庾仲容子鈔，庾仲容爲梁代人，可見今本鬻子在梁朝以前早已流傳，決非唐人僞作。

（三）關於逢行珪的鬻子注是他家傳鈔的一本鬻子殘書。漢志道家著錄鬻子二十二篇，小說家有鬻子說十九篇。大概魏晉以後這兩種鬻子就已殘缺。道家的鬻子除列子引用的四條外，基本上已不存在。小說家的鬻子說十九篇，班固自注：「後世所加。」隋書經籍志道家著錄鬻子一卷。舊唐書經籍志小說家著錄鬻子一卷。顯然認爲隋唐以來殘存的鬻子屬於小說家，而非道家之書。新唐書藝文志也著錄鬻子一卷，仍入道家，顯然是沿襲隋志。宋史藝文志及清編四庫全書均將鬻子一卷列入雜家。道藏本則作二卷，入「太

清部」，與諸子書同列。現在要討論的問題是：

第一，唐逢行珪所注鬻子應屬何家？史記楚世家說鬻子早卒，而今鬻子中除文王問

外，又有武王、成王問，對於魯周公、衛康叔均稱「昔者」，顯係後人造作，即班固注說的「後人所加」。其內容爲「叢殘瑣語」。漢志所謂「街談巷議，道聽塗說」，劉彥和所謂「餘文遺事」之類。既爲後人附益編造，所以用「昔者」來概言之。其次，許多人名事蹟也屬虛構。如禹政中說禹得七大夫，除皋陶爲歷史人物外，其餘六人爲杜子業、既子、施子黯、季子寧、然子堪、輕子玉，均係虛構姓名。湯政中說湯得七大夫，除伊尹爲歷史人物外，其餘如慶輔、皇里且、東門虛、南門軟、西門疵、北門慶均屬虛構。這正是小說的特徵。所以四庫鬻子提要說：「流傳附益，或構虛詞，故漢志別人小說家。」魯迅也說：「漢志道家有鬻子十二篇，今僅存一卷，或以其語淺薄，疑非道家言。然唐宋人所引逸文，又有與今本鬻子頗不類者，則殆真非道家也。」（中國小說史略第三漢書藝文志所載小說）魯迅認爲今本鬻子不是道家言是對的，不是道家，則當爲小說家之鬻子。但認爲唐宋人所引佚文與今本鬻子不類，則未必然。鬻子早卒。今本鬻子中有文王、武王、成王問政之語，與賈誼新書修政語下引成王問於鬻子，其形式與內容大體相似，鬻子不可能活到成王時。並且今本中於周公、康叔之事，均在鬻子之後，而均稱「昔者」，足證這是戰國晚期的人所依託。賈

誼新書修政語下說成王六歲即位，問鬻子以「興國之道」。鬻子數始說「黃帝年十歲而知神農之非」；顓頊年十五而佐黃帝，二十即位，帝嚳年十五而佐顓頊，三十即位等，與魯迅所引武王伐紂，紂師百萬，均同屬「叢殘瑣語」小說家言。只是「伐紂」爲記事，而成王之問則小說家之記言體，並非「頗不相類」。只不過從思想上來看，鬻子所說基本上是儒家的政治思想，而非道家思想。

第二，今本鬻子的篇數。漢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，大概魏晉以後即已散失。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，隋唐時只著錄一卷，不知究竟有幾篇，編目者未詳閱其書，故隋、唐志有的入道家，有的人入小說家。唐魏徵等編羣書治要，其中節錄鬻子大部分與今傳鬻子相合，但治要未著篇名。馬總意林首引鬻子，並注云：「今一卷六篇。」意林本庾仲容子鈔，可見自南朝及隋唐以來所傳鬻子只一卷六篇。逢行珪鬻子序也說：「依漢書藝文志雖有六篇，今此本乃有十四篇，未詳孰是？」現在將逢行珪讀本的十四篇，羅列如下：

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

大道文王問第八

貴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

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

撰史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三

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

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二

數始五帝治天下第七

禹政第六

湯政天下至紂第七

上禹政第六

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五

湯政湯治天下理第七

慎誅魯周公第六

所謂十四篇，最長的不過二百字左右，短的不過幾句話，顯然不是一篇完整的文章。這些短的章句，在羣書治要中則合爲一篇，也未加篇名。四庫提要說：「其篇名冗贅，古無此體。」的確是在古書中無此體例。我認爲今傳逢注鬻子是一本隋唐以前隨手摘錄的鈔本。摘鈔者案自己所需的節錄摘鈔。其中如「五帝三王」甲、乙第幾等均係鈔錄所加，用甲、乙第幾以示區別。逢行珪對此也不理解。他在撰史篇注說：「乙次於甲，以此明政之

次也。」甲、乙只是摘鈔者自己所加，以示區別，並不是說「明政」治國的先後次序。這也證明鬻子書決非逢氏僞作。其中特別是「禹政第六」及「上禹政第六」最明顯。這是鈔者先鈔錄「禹政第六」，後來又發現禹政中還有當摘錄的，又鈔入，爲同禹政篇相銜接，故標「上禹政第六」，說明所鈔與上面鈔的同屬「禹政第六」。禹政可能是鬻子原有篇名及次第。正因爲其書篇目冗贅，古無此體，可見決非作僞者爲之。且賈誼新書修政語下引鬻子文，在今本中不見一條。若有心作僞，必加採納，方可取信於人，爲何一條不取？此恰可證明，今鬻子乃個人摘鈔而非作僞，所以用不着回避。今就其冗贅的篇目及前後重複的編次，合併之如下：

- 1 大道、貴道、守道三者合爲一篇，可以大道名篇。
 - 2 道符甲第二、道符甲第五合爲一篇，可以道符名篇。
 - 3 撰吏乙第三、撰吏乙第五合爲一篇，可以撰吏名篇。
 - 4 禹政第六、上禹政第六合爲一篇，以禹政名篇。
 - 5 湯政湯治天下理第七、湯政天下至紂第七合爲一篇，可以湯政名篇。
 - 6 慎誅魯周公第六、曲阜魯周公第十四合爲一篇，可以周公名篇。
- 只餘下數始，不知當屬何篇，也許屬禹政篇。總之，將今本鬻子按類歸納逢行珪說的

十四篇，正好符合意林所說的六篇之數，當然就是從這六篇中摘錄的，也不是全文，首尾均不完具。經過歸納合併，勝於逢注鬻子之雜亂無章。鬻子校理基本上就是按照這一原則作的。當然不能說隋志所載鬻子一卷及意林說的六篇就是如此。

三、鬻子思想

列子中引鬻子四則，均道家言，當即漢志道家鬻子的佚文。這幾條總的看來教人「去名」，貴柔，隨順自然。社會上的大多數人一生爲名爲利，爲自己的利益，爭名爭利，不惜損人利己，這就是爲名利而害人。害人損人者，人必惡之恨之，終歸又損己害己。只有超越名利，才能由凡人道，不受名利的制約，自然心胸開闊，得大自在。所以「鬻子曰去名者無憂」（列子楊朱篇引）。人不能違背自然規律，只能隨順自然。正如人的高矮、形貌是自然生成的，不隨人的意志而改變。故曰：「自長非所增，自短非所損，算之所亡（無）若何？」（列子力命篇引）道家總結歷史上的成敗、存亡、禍福、正反轉化之道，故富於辯證思想。鬻子也是如此。列子說：

鬻熊曰：運轉亡已，天地密移，疇覺之哉？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，成於此者虧於彼。損盈成虧，隨世隨死。往來相接，間不可省，疇覺之哉？（天瑞）

這段話說明宇宙間大化流行，運動不止。只是人太藐小，天地太大，正如地球運動不已，但我們平時都察覺不到一樣。這裏提出損盈、成虧都是彼此互相對待的，也是互相轉化的。譬如用桶到井中汲水注入缸裏，桶水滿，則井水虧，桶水注入缸中，缸水滿，則桶水盡，這就是「損於彼者盈於此，成於此者虧於彼」。人的生死也是如此，天天有生的，天天也有死的，這就是「隨世（生）隨死」。這即是莊子齊物論說的「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」。只是一般人不能會通，不善理解而已。鬻子提出「運轉亡已」，天地是恒動的，這是一個偉大的發現，這個論點很值得重視。

道家對「水」的觀察，發現剛柔、強弱相互轉化的辯證關係，從而得出以柔克剛、以弱勝強的道理。老子說：「天下莫柔弱於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。」（七十八章）列子黃帝篇引鬻子說：

欲剛，必以柔守之；欲彊，必以弱保之。積於柔必剛，積於弱必彊。觀其所積，以

知禍福之鄉。彊勝不若己，至於若己者剛（戕）；柔勝出於己者，其力不可量。

這說明把所有的柔弱者凝聚起來，則成為剛強；把所有的弱者團結起來，則會成為強者。禍與福是互相包含、互為依存的。強者只能勝過不如自己的，至於與自己差不多的則未必能勝。但是柔弱卻不是這樣，柔弱可以勝過超出自己的東西。以水為喻，水最柔弱，但「水滴石穿」，它能穿透最堅硬的石頭。洪水決堤，「沛然莫之能禦」，再堅固的堤防也會倒塌。這就是「柔勝出於己者，其力不可量」。

列子中所引的鬻子，其思想與老子、莊子一致，屬於道家的鬻子是很明顯的。

賈誼新書修政語下及今本鬻子講的是政治思想，治國安民之道，思想傾向於儒家。

（一）尊賢愛民的思想

鬻子說：「為人君者敬士愛民，以終其身，此道之要也。」（賈誼新書修政語下）這說明治國的要道就是尊重賢士，愛護人民。要治理好國家，首先得有一個好的領導班子。他說禹得皋陶、杜子業等七大夫而天下治（見鬻子禹政），湯得伊尹、慶輔等七大夫而天下治（見鬻子湯政），說明賢士的重要性。要「敬士」尊賢，首先就得選賢者，選好為官吏的人。鬻子對選吏有專篇論述。他以民衆為衡量賢不肖和選擇官吏的標準，所以說「民者，賢不